

韓昌黎全集

冊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

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以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之

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以禮

相國

聲○相去下同

人未安其教

與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

許堯反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易否臧凶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壅

文六年穀梁云上塞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

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我或然維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

通作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理下或

釋言

李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細翰林學士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公或無下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我一通或有盡字而無為我字

而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

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

也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

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署李方叔也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

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

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

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教於言乎乎或無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宿資蓄貨或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反○巇許宜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

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或作理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能下或

是非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

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卷傷於讒疾而甚

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

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

一作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

昌黎先生集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

聽視或作視聽

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

讒

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

進而或作而進

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

或無而慎字

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

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

或無

哉字

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

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

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爲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曄

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

不陳乎色

乎或作于

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

公下有或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

乎

有其或作其

凡在此趨公之庭

或無此字

此下疑當有而今按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

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

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

爲南上或有能字

又未知人之舉

李生於彼者何辭

又或作且

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

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

歐陽文忠公跋張中丞傳後云

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

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示後者史

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而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

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

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巡上或無張字巡鄧州南陽人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

許遠立傳

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

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開上或疑當有然字

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雖陽食盡巡出

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蜉蟻子之援音○蚍蜉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

滅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人心益勸語或校作悟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

邪其徒上或有而下邪上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與巡

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諾遠諾或作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之卒
或無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創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
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蓋巡善用兵
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
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
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攻或作助非是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號雙廟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

或無字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

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

慷慨語曰雲字非是

雲來時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

箭

或作箭

曰吾歸破賊

歸或作師非是

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

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霽字

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

曰欲將以有爲也

欲將或疑衍一字

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

中

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

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

或無下嵩字

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

或無嘗字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

讀此

久或作又

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

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

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

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

士賦詩有云裏瘡猶出陣歛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作起或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萬戶或字無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

衆見巡起或起或泣作或起或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

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

兄死時年四十九作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閒或

傳嵩有田在毫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

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下嵩將上或有而字爲

河中府連理木頌州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

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一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

渾城也

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

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

殆或作始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

或無五是非是

訓戎奮

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

仁或作人非是

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去聲勞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

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為一句今本

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禾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

禾也蓋追為前日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如

禾也蓋追為前日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如

吾溪之產茲土也久矣

或無之字

字疑當

今欲明于大君作欲或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

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

方本奮肆姁媮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或非是願封植兮

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

之也以後記山語觀公諸記信然論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

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

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